

# 參加巴黎國際音樂會議及訪問美國、日本觀感

鄧昌國

昌國奉派於本年十月十五日前往法京巴黎參加國際音樂會議「世界不同的音樂文化」。途經香港，日內瓦於十月二十日抵達巴黎，與駐法大使館孫參事宥越會晤後，即往聯合國文教處巴黎新落成大廈，國際音樂會議秘書處報到，籌備至十月廿三日止，討論國際音樂會議組織改進及此次會議籌備的方策諸問題。十月廿四日正式大會開幕，參加國家四十二國代表一百五十餘人，首由國際音樂會議主席 Domingo Santa Cruz 及法國國立音樂理事會會長 Marcel Dupré 名提琴家 Yehudi Menuhin 等先後致開會辭，大致內容為，世界各不同地區，不同種族都有它傳統寶貴的音樂遺產，此種音樂文化是最能反映該民族的一切特質，因此為增進各民族國家間之瞭解，有賴音樂藝術之處頗巨，過去幾十年來，只感覺到西方文明東侵，東方各文明古國對西方的音樂普遍的有了瞭解，譬如在日本，而西方對東方的文明尤其在音樂上實在不够深入，書本上有關東方音樂的文字，也解釋得很簡單，而事實上史書的記載東方文明古國，有過其極輝煌的音樂文明，我們願意較深的瞭解，東方各國的現有音樂文化，更希望這些過去有寶貴音樂文化的國家能努力研究，找出當時的精神文明，藉而開發現在音樂的新途徑，目前增進東西音樂會之交換，也是很必要的事，以後數日均由各代表發表不同專題演講，其中包括東西音階的研究，昌國會介紹中國五聲音階，及存在民謠中複雜音樂的因素，繼而介紹一段中國古樂錄音帶，其他專題有現有和聲法則是否通用在各種不同音樂上；是否可能介紹一個不同傳統的音樂文化一種新的音階；分析節奏系統；音樂構造；在西方古典音樂以外的複音法則；西方音樂家與東方音樂；東方音樂家與西方音樂等介紹及討論。討論居多，單獨介紹居多，配合大會活動的有埃及、伊朗、日本、泰國、印度、安南各國音樂家之特殊音樂表演。巴黎音樂週之公開音樂會亦有日本及印度音樂家參加，音樂上之新發明一項臨時改成不在討論之例，因此所帶之「六線譜創案」論文，隨贈送各國樂譜時分發給各代表。

此次大會所收獲的效果，可說是國際音樂家之大集合，觀摩彼此音樂之不同，提起研究其他國家音樂及發展本國音樂之興趣。繼國際音樂會議，尚有巴黎音樂週，節目精彩，極一時國際音樂之盛況，聯合國文教大會巴黎總會新厦落成典禮，我方代表浦次長，前高次長及其他我國各代表均抵法京，浦次長並設宴招待昌國及其他在法藝術家，因時間限制未能觀大會之盛即離法赴比。

在北京時間會往探母校皇家音樂院教務長，報告我國音樂教育情況，並計劃交換教授，與青年音樂社發起人，北京國立交響樂團團長 Marcel cuv *clit* 晤談有關我國青年音樂社之進展，並允贈有關我音樂活動資料，在北京時會蒙我駐比使館汪公使招待，參觀北京世界博覽會之建築後即首途飛美。

此次參觀美國係由美國國務院，國際教育交換節目項下招待，參觀十個城市，主要是音樂學校、圖書館、博物館美術學校、及各處歷史名勝，在紐約與美國大指揮家 Leopold Stokowski 晤，彼對東方作家之作品極感興趣，曾於十二月三日舉行之交響音樂會中，表演日本作家及我在美作曲家周文仲之作品，十一月廿八日在聖路易舉行之全美音樂學校大會，參加各院校校長及教務長有二百六十餘人，會中討論各校水準問題及其他校務事件，晚間並舉行分別小組圓桌會議，討論教學技術上之問題，美國之音樂 Musical America 雜誌會派 Miss Theodate Johnson 來採訪，於彼招待之酒會中得悉美國音樂學校學生之學習及出路等之真像，廿九日應約翰笙博士之邀往德莫依 (Des Moines) 參加全美高等學校音樂大集會演奏，二千多學生犧牲感恩節，由全美各處趕來德城參加盛會表演，組織之周密紀律之完整，表現極為精采值得我們仿效的，紐約 Juillard School of music 及 Northwestern School of music 參觀最詳，好萊塢哥倫比亞公司之攝影場及華特狄士耐國土均極有參觀價值，舊金山、檀香山華僑最多，在各方面表現亦佳，華僑熱愛祖國尤望早日能光復大陸重返家鄉。

由美抵東京。因離國時日過久故未便耽擱，匆匆參觀東京及附近名勝，在東京由國立音樂大學教授高田三郎先生陪同參觀，上野音樂院，上野美術學校、日本放送會社、日比谷會堂及NHK表演之音樂會，又欣賞藤原歌劇團演出之「楊貴妃」歌劇。音樂之友社，樂器製造等，前後留東京約四日之久，其間並蒙沈大使夫婦招待，最後於十二月十六日飛返臺北，一個多月美國、日本的觀光、所獲除藝術音樂知識外，其他對這兩友邦國家各項之進步，感觸極深。有一些事情如辦事的效率，守法的精神，吃苦耐勞，均為我國所缺乏。而實為國家進步極重要的因素。



## 拉雜談戲

侯榕生

上次曾在藝術雜誌上發表一篇稿子，是短文，在匆忙中寫的當然談不上什麼出色的地方，惟一遺憾的把生死板印成生死恨，一字之差，差之千里，只怪我的字不清楚，非手民之罪也。

前幾天接到評劇家朱棣初先生來函，讓我談一談學戲的經過及心得。這件事看來單純，實際上卻講不出道理來，因為我這人以懶散出名，學戲也是以懶散態度處之，這樣怎麼能學的出玩藝；更談不上什麼心得了。可是，也許有人會奇怪，你為什麼要學戲；這個答案很簡單，就是我太喜歡戲，從小就有這毛病。

記得在自立晚報會寫過一篇致陳鴻年兄的信，其中就提到我幼年聽戲的經過，在這裡不妨重覆一下子；聽戲的地點是通州，戲院是席棚，臺是土臺，文場放在上場門的傍邊，戲班是兩下鍋，就是皮黃與梆子混合班。不論唱什麼戲，唱到最熱鬧的地方打住角兒們下來打錢，手裡拿個小籃子，挨着個的向池座的先生們要銅子，於是不論貞節烈女王寶川，八面威風的趙子龍，忽然間都變成凡人，臺上，臺下打成一片了，甚至於滿植珠翠的坤角，在該座陪着男士們吃杯茶聊會子，再上臺去接着唱的情形還多的很。在這怪現象中給我印像最深的是；當趙子龍在長板坡前威風凜凜，令人贊嘆不止時，戲切住了；趙子龍把槍倚在桌傍，盔頭摘下了，坐在上場門傍邊，吸着香煙與場面的先生們擺起龍門陣來了。

這個鏡頭瞧着是非常蹩扭，因為戲劇，不論是表揚忠孝節義，或是描繪英雄義士的事蹟，總之，是說個故事，這個故事已是很久很久以前的往事了，無論如何是與現實生活連不到一塊的，假如，把法門寺中的趙廉穿上中山裝，宋巧皎來個藍布旗袍，照樣走臺步，唱戲詞。這樣現象，臺下觀眾是不能接受的因為舞臺上的動作，服裝，不論生旦淨末丑，其舉手投足都離不開一個「美」字，這是千錘百鍊下的多少人藝術的成果，而趙子龍吸香煙，就是把舞臺上的美的境界完全破壞了。

但是要保舞臺上的美，並不單限於演員們的身段，唱工，而造成美的成績，有賴於前後臺的通力合作，例如後臺的水鍋，沒有把水燒開，上場的角兒不能飲湯，影響了嗓音。衣箱上的行頭沒帶齊。該聚大靠的來副軟靠湊合了，這也不行，跑龍套的弄成一邊一個一邊三個，像個「師」似

的一站，豈不破壞了舞臺的完整面胡琴二胡的弦對不準，鼓佬亂開點子，破壞了舞臺氣氛，檢場的把椅子放錯，臺上的角兒該坐下而沒椅子，也影響了劇情，因此可見，一齣戲的「美」是合體的事，不是演出者一個人的事，所以我常想；演戲不分前後臺人員，有如一隻船上的船員，皆有職責，缺一不可，雖職位不同，其重要性則無分彼此。那麼，也許有人要懷疑；這條船代表什麼呢？可以說這條船代表舞臺，觀眾呢，就等於是船行河中的河水，碧波不與船行平穩，代表觀眾反應良好，船上工作人員勝任愉快，如果波浪大作，代表河神不悅而無風作浪，這河神又是什麼呢？姑且算是支配觀眾注意力的精神力量。平劇是抽象的，所以，怎樣比仿都吃力的很，以上不太通順的比喻，就算是姑妄言之吧。

提起舞臺，對於平劇美的陪襯之功是不可泯滅的，除開通的土臺不算，最古老的舞臺，我只見過北平的廣和樓，臺上一邊一根硃紅大柱子，上面還帶欄杆，一個不小心買的座位被柱子擋住視線，這叫作「吃柱子」，如果懷思古之悠情，坐在硬板棧上，看着硃紅柱子的舞臺，任憑熱氣騰騰的手巾把在頭上飛舞而過，倒也是樂在其中也。不過，這終非大眾化的想法，時代是進展的，觀眾的欣賞力也是進展的，為了迎合觀眾的要求，舞臺上的一切一切是非改不可的了，於是「守舊」改了，角兒的扮像改了，行頭進步了，講究了，總之，一切的改革都在追求盡美的境界，因為藝術就是表現「美」的意義，我們再做個比喻；以××戲院的臺，配上一邊一個一邊三個的龍套，破舊不堪的行頭，再來個又舊又髒的「守舊」，這樣的情況，就是把一等名角兒請來登臺，也會一世英名付之流水的。

寫到這裡，也許有人又奇怪了；既知平劇表現的是「美」為什麼你本人反要跑到臺上破壞呢，那麼我可以略清學戲的原意了。

當初，是以身試法的態度上去的，後來，我體會到一種忘我的境界，不過，這是漸近的，並不是突然而來的，非得火候經驗都到了家，才會步入忘我的境界，現在的我還不到這種程度，可是我正在追求中，也就是為了追求這種忘我的境界，而登臺票戲不已的。什麼叫忘我呢，就是你演那個角色時，就代表那位古人現身說法一番。而且，在社會上做人，也就是演戲這句話是老生常談了，用不着再搬莎士比亞出來了，人生在大舞臺做戲，遠不如在小舞臺上演戲，起碼小舞臺上的戲文是安排好了，不像人生大舞臺的戲，到了蓋棺時方能論定，陸放翁的詩；「身後是非誰覺得，滿村爭唱蔡中郎」，我是個平凡人，默默而來，默默而去，生平談不上事蹟，更談不上滿村爭唱的光榮了，所以，還是趁有生之年，演戲作樂吧。